



梦回故乡的夏天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5级14班 何子菡

故乡在记忆里蒙着一层金黄色的柔光，像一场舍不得醒来的梦。每次蝉鸣响起，我就回到那个夏日午后。

故乡的中心是一个老旧的广场。地面铺着灰白的石板，缝隙里钻出几棵倔强的小草。广场上最显眼的，是那个永远不会老去的充气城堡。

它就那么软塌塌地蹲在广场中央，颜色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白了，粉色的城墙褪成淡淡的肉色，蓝色的屋顶蒙了一层灰。可在当年我的眼里，它永远五彩斑斓。脱掉鞋子踩上去——软绵绵的，每走一步都会陷下去，身体跟着晃晃悠悠，像踩在云朵上。从滑梯上一次一次滑下来，风从耳边呼呼吹过，整个人像飞了起来。那时候觉得时间好慢，一个下午可以滑很多次。

前面“软绵绵”“晃晃悠悠”铺底，接着“像踩在云朵上”更进一步，不单是触感的再确认，更把童年视角下那种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的体验一并带出。“云朵”不新，但放在此处恰好，因为充气城堡之于儿童，本就是充满欢乐的柔软空间。

从广场出来穿过马路，对面就是那个老式游乐园。

游乐园墙壁已经斑驳，铁门锈迹斑斑，推开时“吱呀”一声，像在叹气。走进，就会听到孩童的尖叫，那种既害怕又兴奋的叫声，从旋转飞椅的方向一阵一阵飘过来。

旋转飞椅在游乐园中央。铁架子高高立着，几十根铁链吊着一个个小椅子。机器启动，椅子慢慢升起来，越转越快，越飞越高。尖叫声和欢笑声被风扯成一条条看不见的丝带，在游乐园上空飘荡。坐在上面的人，裙子被吹得鼓起来，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，可脸上的笑藏也藏不住。

“尖叫声和欢笑声被风扯成一条条看不见的丝带”将听觉进行视觉化处理。“扯”字见功力，把风从背景推到了动作主体位置，仿佛风在主动撕拉、延展那些声音。不只写出了游乐园的热闹，更写出了热闹的状态——飘忽的、绵延的、四散的，这种写法比单纯写“笑声回荡”要精彩得多。

旋转木马就安静多了。木马的漆面斑斑驳驳，现场播放的伴奏音乐沙沙的、断断续续，像从老收音机里淌出来的童话。木马一上一下，周围的景物跟着缓缓旋转——天空、老房子、远处模糊的山影，一圈一圈掠过眼前。

写旋转木马时，“斑驳”“沙沙”“断断续续”层层铺垫，与后面“像从老收音机里淌出来的童话”这个比喻一起，将童年时光表现得可感可触。木马的陈旧、童话的梦幻感、时间的距离感暗示着时光从过去流向现在。

记忆里最温柔的角落，是那个被紫藤花缠绕的凉亭。它在游乐园旁边的小山坡上，木头柱子爬满裂纹。每年春天，紫藤花开得像紫色的瀑布，一串一串垂下来，密密匝匝，把整个亭子罩进淡紫色的光影里。

坐在石凳上，阳光透过紫藤缝隙洒下来，地上细碎的光斑像碎金子。风吹过，紫藤轻轻摇晃，甜丝丝的香气带着一丝清凉。花瓣落在肩上、膝盖上，舍不得拂去。

广场、游乐园、紫藤凉亭，都在记忆那头安静地等着。时光把那个夏天封存起来，每次回忆，都镀着一层梦幻的光。

那个故乡的夏天——软绵绵的城堡、旋转的飞椅、孩童的尖叫、甜丝丝的紫藤花，永远住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它没有消失，只是变成了一个温柔梦。闭上眼睛，就能回去。

整段都在通过视觉和嗅觉描写紫藤，唯独“花瓣落在肩上、膝盖上，舍不得拂去”这句转向触觉和动作描写。落花本可随意拍掉，但“舍不得”将全部心理活动浓缩成三个字，比任何抒情都准确。

评语

文章写了一组“旧物”——褪色的城堡、生锈的铁门、斑驳的木马、爬满裂纹的凉亭，但作者没有滑向怀旧的感伤，视角始终是“它们还在那里”，而非“它们已经老了”。这种视角决定了全文的语气是温暖的，而非怅惘的。

结构上有清晰的节奏：从开阔广场上的充气城堡，到马路对面的旋转飞椅，到更安静的木马，最后到山坡上被紫藤笼罩的凉亭。热闹逐层递减，空间逐层收缩，最终停在一个可以独坐的位置——这恰好对应了回忆由外向内的沉潜过程。

两处可议：一是“梦”的首尾呼应中间缺少线索支撑，前后两次出现略显孤立；二是“广场”“对面”“旁边”的方位交代略显模糊。但整体而言，这是一篇踏实的怀旧之作——不卖弄记忆的珍贵，只把记忆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写给人看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董文文)

